

高云覽

小坡春秋

插 图：阿 老
封 面 設 計：張 灵 芝

小 城 春 秋

书号65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 数 237,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1 插 页 6

1956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4 年 1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数：(普)50001—225000 册 累 计 印 数：429800 册

定 价 (3) 0.88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小城春秋》的时代背景 和主题思想

——再版序

張楚瓊

高云覽同志遺著《小城春秋》的出版，深受讀者歡迎，文藝界也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作品所以具有廣泛的吸引力，主要在於主題的積極性和人物的形象性。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國一角的革命鬥爭，塑造了一群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兒女的形象，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民的崇高品質。

中華民族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了革命起，整整十年頭陷於災難。“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經過了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九一八”、“一二八”、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終於爆發了抗日戰爭。《小城春秋》就是通過震動全國的廈門大劫獄的故事，展開了廈門人民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英勇鬥爭。

廈門是個對外老港口。今天它屹立在海防最前綫，光榮地被稱為英雄城市，但在解放前一百年來卻是一個典型的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十七世紀末叶，英帝国主义就到厦門設立东印度公司分公司，大量輸入鴉片。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因鴉片戰爭失敗和英国簽訂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約（南京条約），把厦門訂为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从此各帝国主义势力接踵而来。一九〇三年鼓浪屿淪为英、美、日、法、荷等国的公共租界。英、法、日等国在那里設有自己的銀行、碼頭、倉庫、郵政、警察。各国領事館成了侵略大本营。然而，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一百多年来，厦門人民沒有停止过反帝反侵略的斗争，其中一八五一年占領厦門达半年之久的小刀会起义和一九二二年向英帝国主义收回海后滩的斗争是規模最大的两次。一九二五年中国大革命开始，厦門已經有了中国共产党組織，当时厦門市总工会委員长罗揚才（中共閩南特委和厦門市委會委員）便是厦門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他领导两万名工会會員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資本家剝削的罢工斗争，曾一再取得胜利，不幸在“四一二”事变时被捕，英勇就义。

在一九三〇年厦門大劫獄事件发生前夕，帝国主义商品泛滥于厦門市場。海关被外国人霸占着，称为“洋关”。一九二六年这一年中，单是厦門这一港口就入超达白銀二千五百多万两。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以日本为最大；三井洋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台灣銀行都在厦門設立了規模宏大的分行；还办了报館、学校、医院。日籍浪人更是无恶不作，横行无忌，《小城春秋》中的沈鴻国、宋金鰲便是这类人物。英国的亚細亚火油公司、太古洋行、汇丰銀行、德忌利士洋行、和記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分別控制着汽油、航业、金融和香烟等市場。美国商人以汽油和汽車的輸入代替了早期的鴉片走私和人口販賣。華人买办階級的商行挂了洋招牌，叫做“洋行”，和南洋发

生貿易关系的商行叫做“洋郊”。“洋”字头的行家何止千家！不少买办、流氓、地痞入了洋籍，恬不知耻地挂起洋籍民的身份牌子，《小城春秋》中剑平的叔叔不是在大門上釘着一块銅牌嗎：“大日本籍民何大雷”。

帝国主义者同时勾結軍閥、官僚、流氓、封建把头，統治着厦門社会，这些走狗騎在人民头上，什么坏事都干。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都有向市民敲竹杠、榨油水的流氓集团，市民給它一个渾名：“角头歹狗”，头子便是所謂“十八大哥”、“二十六猛”。海上和碼頭則为紀、吳、陈三大姓的封建把头分別割据，只要稍为受了主子的唆使或某些挑撥，随时可以发生几十条命案的火并和械斗。此外，娼妓多，騙子多，叫花子多，賭場多，瘡痍多，垃圾多……一切腐爛城市的一切特点，应有尽有。

然而，在这个腐爛城市的地下却奔行着强大的革命潜流。它是大革命失敗后党在福建的工作据点。党以这个海港为中心，展开了白区的极端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在它的腹地龙岩、长汀、永定等县，中央紅軍建立了广大的游击根据地，革命的星火正在燎原。厦門大劫獄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九三二年），紅一、五軍团組成的东路軍，以林彪同志为司令，在毛主席亲自率領下，解放了离厦門仅八十多公里的漳州达四十九天之久，大大鼓舞了福建人民的革命斗志，并在南洋华侨中发生重大影响。厦門——一方面是革命根据地包圍中的白色孤島，另一方面又是革命工作在白区的砥柱。敌人一再企图消灭这个砥柱，但是失敗了。

大劫獄事件发生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作者在小說里安排在一九三六年）。这以前，在厦門的中共省委机关两次被破坏，成批同志被捕，其中包括中共厦門市委书记刘瑞生，共青团福

建省委书记陈伯生。眼看他們要被敌人杀害，福建省委决定来一个抢救。于是由罗明、王德（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陶铸（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六位同志組織破監委员会，指定陶铸同志負責組織与领导。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破監斗争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成功地救出了刘瑞生、陈伯生等四十多位同志，消灭敌人二十余名，我党方面却一无伤亡。群众說：“共产党真有本领，来无踪，去无影。”当时国民党政府駐厦門的海軍司令林国庚因此被調。破監的政治影响极大。

云覽同志沒有参加这次大劫獄，但目击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个斗争和参加这个斗争的英雄們深深地感动了他，在他的心上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二十多年来，这个心願是越来越迫切。一九五二年，他写信告訴我：

共产党大劫獄事件发生不久，有一位朋友叫做傅树生（共产党员，后病故）拿党油印的关于記載劫獄的小册子給我，希望我写。我非常激动，天天写，但环境条件不許可，沒写成。这份材料一直在我脑子里发酵，到二十年后的今日，我才有可能把当时党托傅树生交给我的材料重新来写，我希望能用我坚持的劳动来完成严肃的付托。我不量力地想用我的生命来写这一件激动人心的史实，同时也紀念我旧日的同志、老师和朋友，他們每一个人的英勇就义都震动过我的心灵。

云覽同志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到一九五六年臨終前一小时，他“用坚持的劳动来完成严肃的付托”。

这是一本嘔血而成的书，前后改写了六遍，初稿和改稿合起来有好几十万字，作者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得比别人多

花些苦功夫”，再三考虑着那些热情帮助他的同志的意见，改写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发现他描写仲謙那一段：“他天天都赶着写，好像他是在跟死亡的影子竞赛快慢。他不喜欢动，每天的散步和练拳都得人家硬拉。吃饭的时候，要不是别人抢他的笔，相信他是可以连饭都不吃的。”这多么像他自己，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不，这是云霓同志对生命终结有了预感，因而同仲謙一样急急忙忙地要把“亲眼看到的记录下来，给历史做见证”！他热爱并忠实于文学创作，只有到死亡的前一分钟才放下了他最心爱的笔，他的武器。我永远不能忘记：六月十二日预定给他的肠癌施行二次手术那一早晨，他照例很早就起身，在病室的小桌子上安祥地改着《小城春秋》的油印本，当护士让他坐上手术椅进手术室的时候，油印本上的修改墨迹还没有干，钢笔还摆在桌上……

这本用生命写成的书，首先以它鲜明的思想性吸引住读者。它的主题思想概括在这支歌里：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
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
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
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
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

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主题歌，在书里反复引用。谁都看得出来：作者努力通过笔下的英雄儿女，歌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爱国主义思想，歌颂“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为了爱……你投身烈火，光荣的牺牲。你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你虽死犹生”的“能在黑夜预见

天明”的布尔什维克；歌颂“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的不可抗御的革命洪流；歌颂四敏所说的“我们好像跑接力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段接着一段，谁也不计较将来谁会走到目的地，可是谁都坚信，不管我们到达不到达，我们的队伍是一定要到达的”的红旗永远不倒的坚定革命意志。

对明天的信念，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把革命儿女联结为一个不可战胜的集体。在党的教育下，革命的青年一代当着生与死的最严重考验的关头，表现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何剑平受了四次刑，每一次受刑总为同志的一句话所鼓励：“要顶住，如果活比死难，就选难的给自己吧。”当他挺起胸脯走向刑场的时候，只想到：“我应当死得勇敢，死得庄严。我为祖国，为信仰交出我的生命，我可以自豪。”另一个等待死刑的女共青团员丁秀葦在给她父亲的信里写道：“当集体被真理武装了时，它就跟海洋一样，是永恒的了。”又道：“我是集体中的一个，很清楚，我将被毁灭只是有限的涓滴，我不被毁灭的是那和海洋一样永恒的生命。”在这些革命儿女的心目中，革命的利益超过了个人的利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李悦和四敏合写的信里说得好：“只有用真理武装自己，他才能做到真正的不屈和无惧，他即使在死亡的边缘，也能为他所歌唱的黎明而坚定不移。”这一主题思想，被普遍地体现在各个革命人物身上。人们从李悦、四敏、剑平、吴坚、秀葦以及其他革命工作者的身上看到了崇高品质，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战士形象。

云霓同志由于斗争生活的局限性，写工人阶级不够有力，刻画知识分子，却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用大量篇幅塑造

了三种具有鮮明性格特征的革命知識分子。第一种是对党忠心耿耿，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革命青年何劍平。这个具有高度革命决心的青年硬汉，在刑室里，在刑場上，在掩护同志越獄的战斗中，证明經得起考驗，然而，急躁、“粗憨”过于硬直，容易冲动，不善于深思熟虑，不善于运用策略和战术，不善于灵活地团結中間分子，因此容易和人家爭吵，被捕的次数多一些，不待时机成熟就越獄等等。不过，他对革命无限忠誠的崇高品质的光芒掩盖了这些缺点，令人觉得他很可爱。第二种是比較懂得党的策略，比較老练的党的工作者：吳坚与四敏。吳坚耐心引导劍平“像一个溺爱弟弟的哥哥”；被捕后遇見以前的爱人林书茵保持高度警惕；对敌人赵雄的劝降十分机智；在獄中执行领导工作比較細致；对党的领导人李悅非常尊重，这些比較老练的表现，同他所負的工作責任是相适应的。謙恭和藹、待人寬厚的陈四敏，个性同吳坚不一样，也是比較深沉的黨員干部，他懂得怎样爭取刘眉，怎样领导厦联社工作，怎样分析书茵不是特务；問題看得深一些，事情做得穩一些；觸点在于他也免不了犯了一般书生所常犯的温情主义，这种毛病使他对待墮落分子周森鑄成了錯誤。第三种是共青团員丁秀葦，一个热情、純洁、有正义感、但还有些幼稚的青年女性，她从爱国热情出发，参加了“九一八”二周年示威，参加厦联社工作，写救亡詩，演救亡剧；接着参加共青团，接受党的教育；最后在監獄中堅貞不屈地以“潑辣貨”的姿态对待敌人。作者突出地描写了一个热情爱国的小資产階級女性在党的培养下的成长过程。

作者处理另外几个知識分子：“瘦骨伶仃的老好先生，过去竟然是生龙活虎的一名学生运动的驍将”的仲謙，“火暴暴

的老姑母”洪瑛，“一味喜欢讀《浮生六記》和《茵夢湖》一类的小說，却不聞不問世界上有什么藍衣社、烏衣党这些东西”的善良的书茵，虽然落笔不多，也都有血有肉、显出个性来。

作者刻划了从义侠到革命的吳七这个人物，是有深意的。抗日爱国运动把千万群众卷入革命浪潮，任何正直善良的人，都不能不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而对现状不满。像吳七这样一个“一拳打死一个逼租的狗腿子逃亡来厦門”的“山地好汉”，最初鬧不清“印小册子啊，撒傳单啊，这頂啥用”，但是他喜欢何劍平、吳坚这些“好小子”，进而同情革命，同情党，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党信任他，教育他。称赞他“一心一意想鬧革命迎紅軍”，并耐心地說服他“一天就能把厦門打下来”的“起义”計謀不能搞，慢慢儿的把他的打抱不平的斗争轉为阶級斗争，最后引导他成为一个阶級战士。許多正直善良的中間群众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走到革命队伍来的。作者还写下了另一个公子哥儿型的中間分子刘眉，这个自称为“新野兽派”的“艺术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風头主义十足，面目可憎；但是他积极参加厦联社活动，对“新美术展覽会”的筹备工作十分卖力，“艺术界的人都拥护他”。秀革和劍平說他“这种人不可能是跟我們一路的”，但四敏却指出：“将来也許跟得上，也許跟不上，可是今天，既然他赶向前了，我們就沒有理由把他擋在門外。”从四敏这句话看，作者对于中間群众是有認識的，但是終于把刘眉作为小丑描繪了。为了发揮主题思想的积极性，这个中間分子究竟怎样处理才算合度，我以为是“不无考虑的余地的”。

作者所写的反面人物，給讀者留下切齿的仇恨。他怀着如此强烈的憎恨，用突出与夸張的手法勾出了敌人金鰐、赵雄

以及叛徒周森的嘴臉，其中以刻划那出卖朋友、两手沾滿烈士鮮血的趙雄更为成功。这个“高唱奴性乃人类最高品德”的法西斯調言的劊子手，在他所干的数不清的兽行中始終貫徹着一个信条：“再沒有比軟心腸更愚蠢的了。只要你需要，即使割一个人的脑袋去換一支香烟也用不到犹豫。”这正是蔣匪帮戴笠、毛森之流干那出卖祖国、屠杀人民的勾当的共同“哲学”，作者憤怒地借連禽兽都不如的趙雄的自白揭露出来，并以极端蔑視的态度，揭露了国民党的血腥統治，讀者会觉得，統治者这种絕望的恐怖手段，並沒有吓倒誰，倒是給自己敲了丧钟。

《小城春秋》吸引讀者的另一原因是它的傳奇色彩。大劫獄斗争本身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富有傳奇性的革命斗争故事。作者的艺术再现，严格地说，虽然结构还不够严密，情节沒有现实那么丰富，但是已使讀者感到十分生动。开头几章描述了几个主要人物誕生和成长的气候和土壤，接着便以厦联社的活动为樞紐，向讀者展开了不断出現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展开了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生活場景是广闊的：有公开活动，也有地下活动，有敌人的狠毒，也有革命者的机警，有私生活，也有群众場面，有潺潺細流，也有惊涛駭浪；总之，正面与反面，公开与地下，动态与静态，个人与集体，作了互相呼应的穿插，一步一步扣紧了讀者心弦。破监把故事引上了高潮。原定十月十八日晚六时四十分劫獄，但起事前三天，忽傳劍平将被“就地正法”，只好改为十五日晚举行，可是吳坚又給傳訊了，差点儿又得改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破监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充滿着惊險、緊張、曲折、机智的描写，令人不得不屏息入神，一口气吞了下去。讀到尾声——公路劫車，

犹不忍释卷。有一位評介者这样比喻：“讀这部作品，好像登高山看日出，最初是平淡无奇的，及到了絕頂，則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心情。”（唐亦白《最純真的歌頌》，《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从技巧上說，作者对形象化了很大的努力。他懂得沒有形象，就沒有艺术，力图钻到人物的灵魂里，从本质上刻划他們的精神面貌。在描写大場面、大事件或者平凡生活、日常生活的时候，作者善于排除非本质的东西，抓住一些特征性的細节，并极力尝试要通过对話、动作和情节，而不是通过主观介紹和冗长的心理描写来实现这个艺术要求。他非常推崇中国小說的民族風格，认为中国古典小說的特色，在于主要靠对話刻划人物性格。他从民族傳統汲取养料的努力，在《小城春秋》中有了一定收获。例如：十九章写劍平与秀葦会晤，对話极簡約，有的只有一个字，动作描写很明快，曲曲地傳出了秀葦要参加組織的喜悦和对劍平与四敏的复杂感情，表达了劍平最純真的爱以及所謂“让”的慧气。又如四敏和秀葦游南普陀一段，情与景交織在一起，景拿情渲染，情借景衬托，情和景都写活了，也展示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吳坚和书茵相遇一幕，也有精彩的对話，吳坚从完全不信任到反复疑虑，但是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的心理过程，和善良的书茵想做好事而得不到了解的委曲，都能有分寸地描繪出来。厦联社的討論和監獄里的爭辯，反映了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身份。吳七、李悅、四敏、洪珊、刘眉、丁古的語言，都相当符合各人的身份和性格，并不令人感到公式化和概念化。

为了語言形象化，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像他这样一个讲福建方言的人，学北方口語真不容易！从古典和現代名

著学习嗎，当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徑，然而远远不够，借助于北方話辞典之类嗎，更不管事；他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向实际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我記得，他穷年累月地做这个准备工作，袖珍本子随时随地記上各种各样的、新鮮的也有平凡的語句、詞汇、調子、語气、語尾；在写《小城春秋》的过程中，不断請教同志、朋友和群众，一句不苟，一詞不苟，一字不苟。尽管还有若干文字不够干淨，若干用語仍然免不了生硬，别扭，总算冲过了技巧上的最大难关。蘊冬的絕命书不同于秀葦就义前的稟父书，四敏的說理不同于李悅的說理，赵雄的咒罵不同于金鰲的咒罵，岂是偶然的？不，这是費尽苦心的成果！云覽同志錘炼語言的方法之一，是坚决执行魯迅的“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的教导：刪，簡，压缩，提炼。我看过《小城春秋》的初稿与定稿，前后四年，改得几乎面目全非了，他在这方面的大刀闊斧的勇气和决心，是很难得的。

《小城春秋》是云覽同志的絕笔，也是他生平第一部长篇創作。像一切优秀的文艺創作一样，也难免有其缺点。就我所了解的說来，作者因为在大劫獄时期沒有参加实际斗争，生活經驗不够，因而书中描写的革命战士和党领导人的形象，和真实情况一比，就觉得对党的政治领导和組織领导描写得不够充分了；其次，大劫獄前夕厦門地方的政治气氛和若干有关的重大事件与革命活动，也还没有在书里得到相应的反映，例如当时厦門具有斗争傳統和坚强基础的工会活动，当时党提出抗日統一战綫而产生的广泛影响，当时党内对“左”傾机会主义的斗争等等都沒有写到，而一九三二年紅軍解放漳州后对厦門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书里也只有寥寥数笔。当然，写小說和写历史不同，因此上述的一些缺点，并不能使本书的吸

引力受到多大影响。

《小城春秋》所描写的厦門，今天起了根本变化。厦門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紅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輝煌成就；并且由于在惩罚美蔣的斗争中表现了非凡的坚定和勇敢，博得了“英雄人民”的称号！这正是李悦、吳坚、劍平、四敏、仲謙、秀葦、吳七等所理想的人民的厦門。站起来了的偉大的祖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比劍平、吳坚、秀葦、四敏等更成熟而有着美好工作环境的幸福的新的一代。云覽同志！你不能回到縈迴梦寐的久别的家乡，用热情洋溢的歌喉来頌揚这一切变化，多么遺憾！

《小城春秋》的时代虽然永远成为过去了，人們仍将从这支激动人心的英雄頌歌中繼續获得鼓舞。回顾路是怎样走过来的，美好日子是用多少烈士的血换来的，对于今天建設社会主义是很有好处的。因此，这篇“历史的纪录”，对于广大的正在成为或将成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陣，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1961年8月，厦門

第一章

从我們祖先口里，我們常听到：福建內地常年累月鬧着兵禍、官災、綁票、械斗。

常常有逃荒落難的人，从四路八方，投奔來廈門。于是，這一個近百年前就被开辟為“通商口岸”的海島城市，又增加了不少流浪漢、強盜、妓女、小偷、叫花子……旧的一批死在路旁，新的一批又在街頭出現。

一九二四年，何劍平十歲，正是內地同安鄉里，何族和李族械斗最劇烈的一个年頭。

過去，這兩族的祖祖代代，不知流過多少次血。這一次，據說又是為了何族的鄉鎮流行鼠疫，死了不少人，遷怒到李族新建的祠堂，傷了何族祖宅的龍脈。兩族的頭子都是世襲的地主豪紳，利用鄉民迷信風水，故意擴大糾紛，挑起械斗。于是，姓何的族頭子勾結官廳，組織“保安隊”；姓李的族頭子也勾結土匪頭，組織“民團”。——官也罷，匪也罷，反正都是一幫子貨，趁機會拉丁、抽餉、派黑單，跟地主手勾手。這麼着，惡龍相鬥，小魚小蝦就得遭殃了。

何劍平的父亲何大賜，在鄉里是出名慍悍的一个石匠，被派当敢死隊。一場搏杀以后，胸口吃了李木一刀，被抬回來。流血過多，快斷气了，何大賜還咬着牙根叫：“不能死！不能死！我還沒報仇……”

何大賜的三弟何大雷，二十來歲，一個鷹嘴鼻子的庄稼漢，當晚趕來看大賜。這時候，外面正下着傾盆大雨。

“李木！……李——木！……”大賜喘着氣說不出話，手脚已經冰涼，眼睛却圓睜得可怕。

大雷流着眼淚，當着臨死的二哥指天起誓：

“皇天在上，我要不殺了李木，為二哥報仇，雷劈了我！……”

話還沒說完，天上打閃，一個霹靂雷打下來，天空好像炸裂，滿屋裡的人都震驚了。

大賜聽了三弟的起誓，這才闔了眼。這不幸的黧直的石匠，在咽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還不知道他是為誰送的命。

也和石匠一樣黧直的李木，聽到石匠死的消息，駭懼了。深夜裡，他帶着老婆和十四歲的兒子李悅，打同安逃往廈門，告幫在舅舅家。舅舅是個年老的忠厚的排字工人。

何大雷隨後也帶着小侄子劍平，追趕到廈門來，住在他大哥哥何大田家裡。

何大田是個老漆畫工，結婚三十年，沒有孩子，看到這一個五歲無母十歲無父的小侄子，不由得眼淚汪汪了。從此老兩口子把小劍平寵得像連心肉似的。

大雷結交附近的角頭好漢，準備找機會動手。起誓那天晚上的雷聲，時不常兒的在他耳朵裡震響着，有時連在睡夢裡也會驚跳起來。

忠厚老實的田老大，每每勸告他三弟說：“你這是何苦！這麼殺來殺去，哪有個完啊？常言道：‘寧與千人好，不與一人九’……”

大雷不理。一天，大雷帶着小劍平出去逛街，經過一條小

街，他指着胡同里一間平房对小劍平說：“瞧見嗎，杀你爹的仇人就住在那間房子里，我天天晚上在这里等他，等了九个晚上，他总躲着不敢出来……”說到这里，大雷忽然又指胡同口一个孩子說：

“瞧，李悅在那边，去！揍他！”說时折了一根树枝递給小劍平，說：“去！別怕，有我！”

小劍平記起杀父之仇，从叔叔手里接过树枝，冲过去，看准李悅的脑袋，沒头沒腦的就打。

血从李悅額角噴出来，劍平呆了。树枝險些儿打中李悅的眼睛。李悅不哭，正想一拳揍过去，猛地看見对方的袖子上扎着黑紗，立刻想到这孤儿的父亲是死在自己父亲的刀下，心抖动了一下。他冷冷的瞧了劍平一眼，掉头跑了。

大雷很高兴，走过来拍着侄子的肩膀說：“有种！你看，他怕你。”

从那天以后，劍平不再見到李悅。

李木自从听到大雷追赶他到厦門，整日价惶惶不安的躲在屋里，老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跟踪他。那影子好像是大雷，又好像是大賜。

不久以后，大家忽然風傳李木失踪，接着風傳他出洋，接着又風傳他死在苏門答腊一个荒島上。

其实李木并没有死。

原来有一天，有一个随着美国輪船往来的捐客，在輪船停泊厦門港內的时候，来找李木的舅舅，对李木的遭遇表示豪俠的同情。到开船那晚，他慷慨的替李木买好船票，說是可以帶他到香港去做工。李木一想这一走可以摆脱大雷的毒手，不知要怎样感謝这一位仗义的恩人。船經過香港，恩人又告訴